

生养一枚“采花贼”

◇ 辣心录 刘鹏艳专栏



刘鹏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一级文学创作,发表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春风城》、小说集《雪落西门》《鲜花岭上》、散文集《此生我什么也不是》、长篇系列童话《航航的成长季》等。

每逢春节,先生会提议买些鲜花来装扮居室。但他只是提议,插花这样的事,似乎和生养孩子一样,应当是女子的事。他这般有分寸的男子,是从不逾矩的。

今年我们的香水百合和郁金香都开得特别好,它们由一只喇叭形的水晶瓶盛着,安静地开在玻璃窗下满地的阳光里。儿子已经五个月大了,正是活泼地对这世界敞开好奇心的年纪,只是他口不能言,没办法表达他对这光怪陆离的世界的见解;又苦于身体的局限,尚未习得自由行走的本领,此刻便只能由他的老外婆领着,在屋里倒腾各种他好奇的目光所能摄入的新鲜玩意儿,逢物攫物,见人抓人。这瓶花很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绚丽的色彩和芳香的气味像一只锚,一击即中地锚定了他单纯的热情。他用含混的音节和挣扎的姿态表示出对它所有的兴趣,强硬地引导他的老外婆抱着他趋向那个散发着迷人魅力的目的地。他一点点靠近,不再满足于老外婆的怀抱,嗯嗯啊啊地号令着,指挥着。老外婆便蹲下身子,由他腰里环抱了,任凭他挥舞小小的魔爪,欣喜地看他越发准确而有力地击中他眼中的目标。小子伸出手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手拿下一支百合。待我喝他时,已晚了。只见自他手中飘下一瓣残香,顷刻香陨花落,令人心惊地颓躺在地上,没了全尸。我佯怒道:“呔,那采花大盗,干得

什么好事?”小子只是无辜地朝我笑,并不打算负责任。我便也笑了,被他的无辜打动,心中暗忖,不晓得那是谁的宿命。

生下小子时,一姐妹评说,竖子眉目如画,生得水灵剔透,不知将来要坏了多少姑娘。做母亲的听闻如此批语,着实有些哭笑不得。如今看他辣手摧花,预言?寓言?预演?不知道是蜂子狂、蝶儿浪还是花香引来了小蜜蜂,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你看他那么无辜,倒也不忍心怪他采花无理。

许是生养下一枚“采花贼”,似乎世界观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校正。按姐们儿我以前的脾气,多少有那么点伪女权主义,也曾一心想生个女儿,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如一朵花。奈何天不从人愿,或者老天有意罚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结果生下一个肥肥胖白的小子,如一尊拈花而笑的佛。这么一来,情感和思想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我要站在儿子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了。于是对男子偷心、女子偷人这类故事,便有了另一种理解。比如这一室岁月静好的明媚与芬芳,招惹一只蜂子来热闹热闹也属正常,你是怪蜂子孟浪,还是怨花太香?诗亦有云“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所以鞋是用来穿的,蜜是用来喝的,花是用来摘的。你不能放着一双鞋不穿,让它落灰;或者放着一缸蜜不喝,让它变味;自然也就不能放着一朵花不采,让它枯萎——“女大不中

留,留来留去留成仇”,我做姑娘时很不屑这自古以来的道理,这时却要以老母亲的心情来辩证地,或者说偏袒地,来看待这句话了。

通常认为,生儿子的人家占便宜,因为省心。生闺女妈,总是担心人家来喝你的蜜、摘你的花,可要是总没人来喝你的蜜、摘你的花吧,你又难受得要命,这就跟自己拧巴上了,接着没完没了地担心,难受,担心,难受,你喝不喝?你摘不摘?你还不喝?你还不摘?完了,疯了。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女子,你会感谢有人肯花时间对你甜嘴蜜舌地许下一生的诺言,且不管到最后你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地老天荒。便好像一朵花,它其实是非常感谢那只肯在它最完美的时候于它的娇颜上驻足停留的蜂子的。至于日后的分分合合、缘聚缘灭,既然人不能做主,就交给天。要相信人都是美好的,恰如花儿的美与蜂子的好。摘花采蜜只是因为你的美好,我停留时亦心怀赤诚,一如纯真的婴孩——存心调戏妇女的除外。

我喜滋滋地欣赏着我的花,以及我那采花的、笑嘻嘻的小毛贼。他们都是美好的,我想。因为这美好,满室生香。

行笔至此,始觉这天正是西历的情人节,不禁给自己一个微笑:蜂子和花儿,可不是最相配的一对小情人?倘若没有蜂子,花儿多么寂寞;没有了花儿,蜂子又多么凄惶。不论放蜂的还是养花的,心中都盼着对方好。所以做母亲的,也像那放蜂和养花的人,对着自家的闺女或者小子,引颈盼着别家的闺女或者小子,不免对情人节也生出一点浪漫的想法。

香,香气交缠,像旧时穷家的孩子,逢年节跃动着的大欣喜。

前几天喝了四五顿羊杂汤羊肉汤,今早出门散步,满地梧桐叶落,就点了庞然鲁饼,提神振气。

店家问,要几角。我不懂。

店家再问,几角。随意答:两角。

两角上桌,约有七八大块。怔了片刻,挑一块食之,外焦里嫩,酥香满嘴,又丰腴又坦诚,风情肥美。

奇怪的是,德州街头多美女,美女多摇摇如云,个头婉约,檀腰小小,因日食鲁饼乎?

古人说,登泰山而小天下。食了鲁饼,则笑傲天下餐桌乎?

午间闻到厨房奇香,油腾腾的,我知道,肥肉在锅里跳,金色的油脂噗噗,让人有好日子的感觉。

油渣之好,金黄如膏,一小片,一小片,像一把小斧子在深山叮叮砍樵,也像月牙流光堆在白瓷碗里,也像小扁豆挂在春色中。洒一点点盐进去,切几个土辣椒炒一炒,焦香似在锅里划拳吆喝,很快逸作星子,在鼻端游丝般萦绕,开开阖阖的,时开时阖。清人黄图琬谈写文章,开之有情,阖之有景,忽开忽阖,有情有景。肉油渣的香大致如斯,开阖有旨,入口焦脆,油脂喷香,敷在腔喉,像鸡蛋羹油腻。算不得健康食品,是儿时饥饿记忆的缘故吧,记忆里油渣干扰了如今的嗅觉。

这碗油渣我吃了三顿,每次小心挑三四块。夜深了,忍不住,偷食了一小块,顿时心头月白风清,姹紫嫣红,快意非常。

鸭汤面和鲁饼及油渣

◇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



黄亚明,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研究馆员。文章散见《作品》《诗刊》《青年文学》《西湖》《散文》《长篇小说选刊》等,出版散文集《坐看》《市井水浒》数种,获奖若干。

鸭汤面里多人情。人情甜美,鸭汤面鲜美。鲜美里带点咸味,可谓咸里藏蜜。小县城中的人情,莫过于清早在剧团巷请我吃一碗鸭汤面。鸭汤面面相淳朴,汤色金黄,葱花点点绿意,躺着的几块鸭血细腻慵懒,竖着的几坨鸭肉肉色红亮,横着的几茎青菜色泽丰润,视之有一种耀目的明朗。

鸭汤面的鸭子来自黄尾河。黄尾河无甚名气,清流无声,水草丰茂,卵石历历,因在黄尾镇而得名,实为无名河。岳西山里的无名河,没得八百,两三百条是有的。两三百条无名河,纵横在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峰峦丘壑间,绕山而行,抱岩而下,七弯八拐,扑跌偃仰,雨来水大,响晴水细。河中细小的鱼虾自在嬉游,绵若无骨似的。鸭子喜食小鱼小虾,春溪水未暖,鸭子如玲珑的小船浮在水上,逐水而流。散养的鸭子,自有野性的鲜美。

黄尾镇山峰奇崛,林木野秀。我去过几十回,看景,看人,看瀑,看古村。斯地山水鲜活乱跳,心猿意马,痛快淋漓,欹纵变幻,疏狂似得米癫神意。

鸭汤面的人情,在乎手工面福寿绵长,在乎山水的美意入腹入心,心心缱绻,人情即心情,心情大过天,人情大过天。

忆起一碗鸭汤面,伴以青花瓷碗,筷子间起落,是母亲的味道,是

儿时的味道,是归乡的味道。清寒中略显清贵,抚慰人心。

人流肥沃,拥挤在狭长巷弄里,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每日每月每年,闹嗡嗡的早晨,剧团巷里流淌粉丝煲憨厚的烟火味,包子铺拙朴的市井气质。转头一看,尽是熟人,熟人日久,便是亲人,亲近之人。

店名叫做“黄尾鸭汤面”,位居剧团巷中间地段,旁有“高朋酒馆”。高朋在座,熙熙攘攘,热腾腾,虽无晋人古气,口角犹留余香。

在德州吃了几日鲁饼。秋风起兮,想写鲁饼帖,又觉得帖似姜夔清雅小令,赋接大唐浩浩古风,而鲁人轩耿,鲁饼孔武,颇不相宜。秋风起兮,心里不宁静,想起欧阳子《秋声赋》,鲁西北平原上,白杨萧萧于千里,运河水落了石出了,鲁饼热乎乎正在出炉。

鲁,迟钝而笨。鲁饼笨。笨笨盘坐,笨手笨脚,状如笑弥勒。破衫旧袍,嘴角脸上,蘸了几点葱绿,抹了几丝椒红,滑稽堪笑,却永远慈眉善目。鲁饼正是笑弥勒。笨到憨厚,笑到心机几近无,恰似有德之州。

鲁,粗野,莽撞。鲁饼大是莽撞,大到莽撞。十余年前去泰安,吃过超级饼,直径尺余,十余个摆在大盘上,任客人自取。金黄黄的,黄中略带家常焦糊色。香喷喷的,葱花香,麻油香,韭菜香,面粉香,肉